

非常记忆

苏州常相忆

文/李 晓



往事情怀

我的教官

文/乔 媛

我想念苏州。苏州,常常到我的梦里来。

苏州最让人想念的,是它的美食。来看看一个作家对苏州味道的终身缠绵,他到陆稿荐去买酱肉,到马永斋去买野味,到五芳斋去买五香小排骨,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;来看看这个作家对苏州的眷念,他穿着布鞋缓缓穿行在老苏州的庭院深处,这里、那里传出织机的响声,那沙沙沙沙的是织绸缎,那吱呀喊嚓的是织章绒,苏州的绸缎和弹绒,像蓝天上嵌着彩云,像朝阳、像晚霞、像薄暮升起的轻烟……

描写苏州的人,是作家陆文夫,他已经永别苏州17年多了。苏州城生活在树影婆娑的怀抱之中,所以我总觉得,老先生还与苏州同生同在,他已经活成一棵老树了,遒劲的根须还在地下无声地绵延奔突。

1998年春,南京一家杂志社举办作者笔会,我受邀前往苏州出席。笔会第二天,陆先生邀我们到他开的老苏州茶酒楼小坐。我们到时,先生已经候在那里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陆文夫先生。他瘦骨嶙峋的脸上,一双眼睛清亮如山泉,又幽深似古潭。见我们来了,先生微微欠身,朝我们每个人望了一眼,双目炯炯,却没有笑容。难怪苏州的一位作家说,先生有不怒自威的气度,他的做人、做文,都有雄强方正的内核,有清淡如茶的一面,也有沉郁似酒的一面。这话确实形象。我们围坐在先生周围,确能感到他身上老苏州城庄重古雅的气场。

面对著名文坛前辈,大伙儿都有些紧张。先生招呼大家喝茶。茶杯中,碧螺春在午后阳光中轻轻舒展,似苏州城般逍遥冗懒。大家齐望着他,老先生终于笑了,笑意从他清瘦的面容荡开,大伙这才发现,先生的严肃背后,更多的是和善。

在酒楼,我和文友们与苏州美

食开始了舌尖上的缠绵:卤汁豆腐干、碧螺虾仁、笋腌鲜、松鼠鳜鱼、鸡头米羹……这些地道的苏州食物,似故人自远方来,浸润肺腑。

先生笑吟吟地问:“这苏州的饭菜,还吃得惯么?”他的声音不大,明显带着江南话语里的温软。

话题从吃上开始了。陆文夫先生说,他创办老苏州茶酒楼,就是要把苏州民间食物的味道,还原、荟萃在这里,成为外地人打开苏州的一扇门。当时先生正编辑一本《苏州》杂志,把最原生态的苏州一点一点雕刻到这本杂志中,这家酒楼,则被他称为“可吃的《苏州》杂志”。

先生一生扎根苏州,这棵大树的枝叶却是婆娑散开的,在天光中吸收着阳光雨露。《小巷深处》《美食家》《围墙》《人之窝》《小巷人物志》,在这些经典小说里,他用纯正、优雅的语言,饱蘸心血写作,呈现市井人物的命运悲欢,把老苏州徐徐展现在历史的浩大天幕上。

我问:“先生,您为啥不离开苏州?”

他微微沉吟,说:“其实这个问题,好多人都问过我。苏童也是在苏州长大的,他在南京,劝我去那里住;我的女儿在北京安了家,也要我去北京住。但我就是一个苏州人,一棵苏州的树,为啥要把我移植呢?”

陆先生还问起我们每个人的写作情况,得知我们都是举办笔会的这家杂志的作者,他说:“你们还年轻,不要着急,要把自己放到生活里去,慢慢地泡,就泡出味道来了。”

吃完饭,先生要带我们去看酒楼对面的园林。青苔斑驳的园林里,涵养百年的气息缭绕,流光潺潺,花影婆娑,有古老的风呼呼吹来,一瞬间我感到,陆文夫先生就是这园林里的老主人。对苏州,对吴文化,他用文字挑出了它们内在的骨血。这样的园林,以及整座苏州城,应该感谢这个用文字照亮它们的人。

又是一年军训时,坐在学校操场的观礼台上,看着飒爽英姿的学生们,思绪一下子把我拉到了好几个多年前。

“大媛,出列!做示范。”这是初中教官对我的称呼,我已经忘记了他的长相,但绝不是棱角分明的脸,憨憨的却很严厉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训,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小时候,我就喜欢军装,喜欢部队,爸爸给我们教背毛主席诗词时,一句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,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儿。初中军训,我们是穿着校服进行得,那时候没有迷彩服。教官穿着军装,板板正正。都说军训最苦的是站军姿,当时我们班有个女生站军姿突然晕倒了,教官说过没有报告不允许动。大家都一动不动,可是我却条件反射跑过去,背起那个女生就往校医室跑。回来时,才想起来没打报告,等着挨训。教官训着训着就笑了,他说,教官的命令一定要听,但是非常时期,生命更重要!如果在战场上,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,我们没有灵活应对的能力,也不是一位好战士。我体育成绩不错,所以身体素质还行,最难熬的正步抬腿训练,我咬牙坚持最久,被教官奖励负责检查监督别的学生。军训那日子总的来说还是很快乐,当然得删去教官总是取笑我那些片段。

记得有一次,同学们围一圈,让我唱歌,真把我囿得想刨坑钻进去,心里想,教官是怎么知道我不会唱歌?军训结束后,以为与教官的缘分尽了,也没想过会再次遇到。初二暑假,薛家湾办交流会,我趿拉个大拖鞋,头发一炸甚也不怕的在那里卖羊肉串。突然远传来一声,“大媛,认得我不了。”这名儿就一个人叫过,能不认识吗?可是,这形象这场合,这样认出来我真的好吗!

“我非常严厉,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,在我这里没有男生女生的

说法,你们都是我的士兵,女同学训练时别哭爹喊娘的,这是对你们意志力的淬炼。这是你们开启高中校园的第一堂课,它会教给你们什么叫集体,什么叫荣誉,什么叫坚持……”我高中的教官是来自黑龙江,是一位孤儿,在部队里特别优秀,站在那里的精气神,就会让你肃然起敬。他说话时非常严肃,一下就把我们唬住了。第一次集合站队,因为是男女生混合按个头排队,我的个子还算高,就排在了第一排最中间,和教官面对面的位置。一个准格尔旗人第一次离开家门,跨过黄河来到了托克托县,军训又遇到这么严厉的教官,更是不敢造次,拿出十二分的认真刻苦训练。估计真还就像我爸说的,我就是块当兵的料。教官无论教什么动作,我都是最规范的,我被教官任命成了女班长。休息的时候,大家想和教官玩,又不敢开口,有比较调皮的男生就起哄,让教官和我比赛。看我诺诺不应承,教官说,“乔媛媛,你要是能拉五个引体向上,我给你买早点。”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骑虎难下的窘样,憋了一句,“我的实力擅长扔铅球。”差点没把同学们笑死。和我们相处了九天后,军训结束时,我们和教官都依依不舍。这位教官虽然从小没有了爸妈,我想他现在一定有了自己的幸福的家吧!

后来,大学军训,我们基本就不怕教官了。我的教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,还很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,常常和我们谈心,引导我们。在新生军训成果汇报演出现场,我们班教官代表所有教官们上台来了一曲吉他弹唱,现场的学生们掌声雷动,久久不停。

如今,这些教官再无音信,但记忆里他们帮助过我的每一个画面,至今铭记。惟愿我的教官们,一切都好!

